



# 中国戏曲故事

第一辑

河北人民出版社

# 中国戏曲故事

第一辑

古曲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石家庄

中国戏曲故事

第一辑

古 曲

责任编辑：王 祥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 × 1092毫米 1/32 83 印张145,000 字 印数：1—51,0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515 定价：0.62元

## 序

中国戏曲，古人一向有“曲海词山”的说法。据今所知，作为中国戏曲雏形的宋杂剧与金院本，存目不下千种。宋元南戏能考知名目的，也有一百七十种；金元杂剧有撰著人姓名和无名氏的作品，约在七百种以上；明、清传奇更是作家辈出，作品如林；清代地方戏勃兴以后，很多大型剧种都有“唐三千、宋八百”之说。这是就历史故事戏而言，至于神话传说、民间生活以及其他各种题材的作品，更是不可胜数。我国的戏曲剧目可以称得起是“浩如烟海”。不过随着时代的推移，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大量的被淘汰了，有剧本流传的是少数，而且由于古代印刷出版条件的限制，加上曲文深奥难懂，不易成为普及的东西。当然也有不断经过整理改编，至今上演不辍的剧目，但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的内容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加上精湛的表演艺术和优美的唱腔，能够葆其艺术的青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

《中国戏曲故事》是精选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上有代表性的有一定影响的戏曲作品，改写成为通俗的故

事。作者以原剧为素材，并参阅有关资料，加以剪裁、提炼。注意吸收戏曲艺术生动地刻划人物的长处，并尽量保留戏曲语言的特色，对于时代背景和人物关系种种，则做了必要的增饰和描写。希望能够把它们当做文学作品来读，起到认识社会生活和丰富历史知识的作用。同时，还想使受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毒害而对戏曲接触不多的青少年，开阔一下眼界，培养他们欣赏传统戏曲的兴趣。我们有责任利用各种方式使这一代青少年将来能够成为批判地继承和享受祖国戏曲艺术遗产的真正的主人。

如果《中国戏曲故事》也能够使整理、改编有关传统戏曲剧目的戏曲工作者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从而对这些戏的“推陈出新”有些帮助的话，那就会使作者更为喜出望外了。

是为序。

俞 琳

一九八〇年二月

## 说 明

我国戏曲历史悠久，遗产丰富。从中选取一批有代表性的优秀剧目，改写成通俗的故事，这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阅读原作，欣赏戏曲，继承戏曲遗产，无疑是有帮助的。然而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戏曲故事集。为此，我们从元明杂剧、宋元南戏及明清传奇、清代以来的地方戏和传统戏中，精选出一批剧目，改写成通俗的故事，编成一套《中国戏曲故事》。我们的这个想法，得到戏曲界有关专家、同志的指导和河北人民出版社领导、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我国戏曲界老前辈张庚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题，俞琳同志写了序言，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将戏曲改写成故事，也是一种再创作。改写过程中，我们既忠实于原作的内容，保持原作的风格；同时又对原作进行了适当的增删调整，充分发挥故事体裁的长处，力求使新的形式与原戏内容和谐、统一。

历代戏曲剧目浩如烟海，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选入。在考虑到时代、作家、剧目代表性的前提下，

我们尽量选取那些思想内容积极、健康，富有教育意义，艺术上比较完美，并在戏曲史上有一定地位和较大影响的剧目。有些戏虽然也符合上面的标准，但由于不适宜写成故事，也只好割爱。

古典戏曲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就是在一些著名的剧目中，也难免玉石杂揉，掺杂一些不正确、不健康的东西。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必须科学地、历史地评价，全面具体地分析，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有一些戏曲中出现鬼魂神仙，不能一概斥之为宣扬封建迷信。有些戏表面上写的是鬼魂神仙、天堂地狱，而实际上写的还是人世社会。剧作家常常通过对鬼魂神仙的描写，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我们能因为戏中出现了鬼魂，就否定《窦娥冤》、《倩女离魂》等戏的社会意义吗？

《中国戏曲故事》第一辑包括了《窦娥冤》等十二个元杂剧故事。第二辑为元明杂剧故事，第三辑为宋元南戏及明清传奇故事，第四辑为传统戏故事。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时间又很仓促，肯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我们诚恳地希望戏曲界专家和同志们及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们在这项工作完成得好一些。

古 曲

一九八〇年二月

## 目 录

|           |     |
|-----------|-----|
| 序 .....   | 俞 琳 |
| 说 明 ..... | 古 曲 |

|             |         |
|-------------|---------|
| 寒 娥 冤 ..... | ( 1 )   |
| 蝴 蝶 梦 ..... | ( 26 )  |
| 望 江 亭 ..... | ( 46 )  |
| 墙头马上 .....  | ( 68 )  |
| 破 窑 记 ..... | ( 92 )  |
| 柳毅传书 .....  | ( 112 ) |
| 秋胡戏妻 .....  | ( 132 ) |
| 赵氏孤儿 .....  | ( 153 ) |
| 李逵负荆 .....  | ( 181 ) |
| 魔 合 罗 ..... | ( 201 ) |
| 倩女离魂 .....  | ( 232 ) |
| 陈州粳米 .....  | ( 250 ) |

## 窦娥冤

### 一

今天的江苏淮安县，古时叫做楚州。当年，楚州城里住着个姓蔡的寡妇，因为上了点儿年纪，人又厚道，街坊邻居都称她蔡婆婆。丈夫死后，蔡婆婆身边只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母子俩相依为命。孤儿寡母无以为生，家里虽然有些钱财，也不能坐吃山空，蔡婆婆就把银钱十两二十两地放出去，靠着收利息过日子。

这楚州城里还住着个叫窦天章的穷秀才，虽然是胸藏万卷书，却穷得身无半文钱。他本来是京城长安人，自从妻子死后，就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儿端云流落到楚州。窦秀才在楚州无亲无故，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只好找蔡婆婆借了二十两银子的高利贷。这高利贷一年为期，今年借二十两，明年就要连本带利还四十两。窦秀才本想一面借些钱糊口，一面找个教书的营生挣些钱：自己本是博学多闻，还愁找不到营

\* 本篇系根据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改写。

生吗？谁知这楚州城里的财主们衣貌取人，看不上这个破衣褴褛的穷秀才，谁也不肯聘他做教书先生。转眼之间一年过去了，借来的二十两银子花个净光，四十两银子的欠债却没有一点着落。蔡婆婆尽管三番五次地来催债，窦秀才却除了长吁短叹、赔情作揖之外，毫无办法。

蔡婆婆每次来讨债，窦秀才的女儿端云都出来端茶让客。蔡婆婆见端云生得聪明伶俐、俊秀可爱，自己又没个女孩子，就很喜爱她。她琢磨着穷秀才是还不起账了，就对窦天章提出：把端云送给自己做儿媳妇，抵了那四十两银子的债，另外还可以再送他些银子。

窦天章是个知书达理的人，身旁又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哪里舍得把她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呢？可是眼睁睁地没钱还债，缺米下锅，父女俩已经无法度日；正好这年春天又到了进京应举的时候，窦秀才想去赶考，但无盘缠，没办法，只好狠狠心，答应把女儿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

窦秀才挑了个良辰吉日，一大早就给端云换了身干净衣服，含着眼泪把女儿送到蔡婆婆家。蔡婆婆早在家里等候多时了，一见窦秀才把女儿送来了，高兴得不行，慌着给秀才让坐倒茶。窦秀才哪里还有心思喝茶，只是低声说道：

“小生今天把女儿送来，也不敢让她做您的儿媳妇，只叫她早晚侍奉您，您就当个丫头使唤吧！”

蔡婆婆忙道：“秀才哪能这样说呢！从今以后端云孩儿就是我的儿媳妇，您和我就是亲家了。那四十两银子，我就不要了。这里还有十两银子，送您进京赶考做盘缠，亲家不要嫌少。”

窦天章千恩万谢，又道：“我这女孩儿年纪小，不懂事，望婆婆平日多担待。看在小生的面上，该打呀，您就骂几句；该骂呀，您就嘱咐她几句。她娘死得早，这也是个苦命的孩儿……”窦天章说着说着，眼泪就簌簌地落下来。

蔡婆婆听了，眼圈一红，忙道：“亲家不必嘱咐这些。端云到了我家，我就当亲生女儿待她。你只管放心赶考去吧！”

窦天章又转过头嘱咐端云道：“孩子，你也不比在我眼前，我是你亲爹，将就得你。你如今到了这里，要好好伺候婆婆，不能再象过去那么顽皮了。孩子，不是你爹心狠，实在是出于无奈。我这一去又不知哪年才能回来，你要凡事小心呀！”

窦天章嘱咐半晌，见端云只是低着头掉泪，心里更是难过，最后狠了狠心，扭头就走了。端云见爹爹出了大门，才放声大哭。蔡婆婆劝慰了半天，端云才慢慢地住了哭声。这一年端云只七岁，蔡婆婆的儿子

刚八岁。过了没有多久，蔡婆婆就带着两个孩子搬离楚州，到邻近的山阳县去住了。

## 二

蔡婆婆为人确实厚道，她把端云的小名改成窦娥，真当成亲女儿一般看待。又过了十来年，窦娥十七岁了，蔡婆婆就料理着让儿子和窦娥成了亲。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挺美满，不料没过二年，丈夫得了一场大病，竟不治身亡了。十九岁的窦娥守了寡，从此和婆婆相依为命，仍然靠着放债度日。

转眼之间三年又过去了。山阳城里有个姓卢的医生，头一年找蔡婆婆借了十两银子，今年本利该还二十两。这一天天刚亮，蔡婆婆就起身去卢医生家讨账。

这个卢医生开着个中药铺，一边还行医看病。可是他医道实在不高明，死的医不活，活的倒能医死。古时有个名医扁鹊，因为住在卢城，所以人称卢医。现在这位卢医生实在蹩脚，人们就拿他开玩笑，称他“赛卢医”。赛卢医净把活人治死，自然没人敢找他看病，所以他的买卖就越做越不景气了。这天，他正坐在柜台上发呆，突然看见蔡婆婆远远地奔自己的铺子来了，心里一惊，暗想：“这老婆子又来讨账了，我这里穷得开不了张，哪里有钱还她！”也是赛卢医穷极生疯，脑子

里陡然生出一个恶念，看着蔡婆婆走得近了，就悄悄塞到腰里一根麻绳。

蔡婆婆一进门，赛卢医忙迎上去打招呼，道：“您一来我就知道是为那二十两银子。婆婆，我这店里没有现银，您是不是跟我到城外庄子上去取？”

蔡婆婆只想赶快把银子讨到手，哪里会想到这里有什么花招，就跟着赛卢医出了药铺。这赛卢医怀着鬼胎，只领着蔡婆婆往城外荒僻的地方走。待走到荒郊野外，他看着四处无人，就从腰里抽出麻绳，冷不防套在蔡婆婆脖子上，用力勒了起来。蔡婆婆这时才知道上了当，想喊也喊不出声，只是用手抓着绳子挣扎，她到底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了，能有多大力气？眼看着就要没气儿了。

正在这关口，小道上走来两个人，一见赛卢医正狠命勒人，就喊叫起来。赛卢医听到喊声，抬头看见两个男人正往这里跑来，吓得慌了手脚，赶忙夺路逃跑了。

来的这两个人是一老一少父子俩，因为姓张，别人就称这老头儿叫张老儿，他儿子名唤张驴儿，是个惹不得的泼皮无赖。这两人吓走了赛卢医，见地上躺着个半死不活的老婆婆，张老儿还通些人情，就七折八折腾地把蔡婆婆救得缓过气来。张老儿见蔡婆婆睁开眼，能说话了，就问道：

“你这老婆婆是哪里人，姓甚名谁？为什么那人要把你勒死呢？”

蔡婆婆一边揉着脖子，一边答道：“我姓蔡，就住在这山阳城里，家里只有一个守寡的儿媳妇，相依度日。因为赛卢医欠了我二十两银子，我今天找他催讨，谁知这黑心的人把我骗到这里要勒死我。要不是碰上你们二位，我的老命就完了。”说罢，又千恩万谢地感激了一阵。

泼皮张驴儿听了，立刻转出一个鬼主意，就悄悄对张老儿说：“爹，你听见了吧？她家里还有个年轻的小媳妇呢！咱们救了她性命，她当然要谢咱。咱也不要她的银子，只要人。你要这老婆子，我要她媳妇儿，岂不两便？你快去和她说去！”

老头儿一向被儿子摆布惯了，真地对蔡婆婆说了起来。蔡婆婆听了一怔，急道：“你说的这成什么话！还是等我回家多给些银钱相谢吧！”

张驴儿的瓦刀脸一搭拉，立眉竖眼地道：“哈哈！你想不答应，拿几个钱应付我们？没门儿！你的命是我们救的，我们也不要你谢了，这麻绳儿还在，我仍旧勒死你算了！”说罢就捋着袖子，要把麻绳往蔡婆婆脖子上套。蔡婆婆吓坏了，一边躲闪着，一边求道：“小哥哥先别动手，让我慢慢寻思寻思。”

“有什么寻思的？要想活只有一条道：你跟我老

子，我要你儿媳妇！”张驴儿还是一副恶狠狠的架势。蔡婆婆吓得六神无主，怕再被勒死，只好答应，就领着张驴儿父子往家里走来。他们一路走，张驴儿一路扮出个恭顺的模样，花言巧语地哄着蔡婆婆。等他们到了家门口时，糊涂的蔡婆婆竟被说得真有些愿意了。

### 三

婆婆出门讨债，窦娥一个人在家闲坐，想起自己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当了十年童养媳，刚和丈夫过了不到二年美满日子就守了寡的悲苦命运，不禁伤心落泪。窦娥这里正在自怨“命薄”，忽然婆婆回来了。蔡婆婆一进屋，二话没说就哇哇地哭起来，弄得窦娥莫名其妙，忙问出了什么事？蔡婆婆哽咽（gēng yè）了一会儿，才抹着老泪把赛卢医害命赖债，张驴儿父子救命的经过说了一遍，然后才提起张老儿要当她丈夫。

窦娥听了，道：“婆婆，这可不行！您想，咱家又不是没饭吃，没衣穿，您又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再招丈夫象什么话？”

蔡婆婆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呀，当初说多给些银钱谢他救命之恩，不料他们父子不干，便说咱们娘儿俩没丈夫，他们爷儿俩正缺老婆，正好天配良缘，如果我不答应就勒死我。那时我吓慌了，不光把自己许

给那老头儿，连你也许给他儿子了。”

窦娥听说连自己也给搭上了，又气又急，道：“婆婆，你要招女婿，自己去招，我是不要的。”

“难道我是要女婿的？怎奈他爷儿俩硬逼着我招，叫我怎么才好？他们现在正在门外等着呢，我看事已至此，就答应他们算了！……”

蔡婆婆正在说着，门外的张驴儿早已等不住了，就拉着张老儿兴冲冲地闯了进来。这泼皮见一个俊秀的年轻媳妇正和蔡婆婆说话，料定是窦娥无疑了，只喜得抓耳挠腮，就厚着脸皮向前行礼。

窦娥把脸一绷，喝道：“哪里来的野汉，靠后站！”然后她对婆婆说：“婆婆，您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您只看这一个蠢老头子跟着这么个无赖，哪里象正经人！”

张驴儿听了，赶紧装出一副假斯文的模样，嘻皮笑脸地说：“小娘子，你看我们爷儿俩这模样、这身条，也是蛮漂亮嘛！你可不要错过这么好的女婿呀！来来来，咱们赶快拜堂成亲吧！”说着，就动手动脚向前拉扯窦娥。

窦娥气得满脸通红，骂道：“真是不要脸的泼皮！”一把将张驴儿推了个跟斗，扭头就回自己屋里去了。

蔡婆婆见媳妇恼了，还觉得对不住张驴儿父子，一个劲地对张老儿说赔情话：“我这媳妇脾气不好，你们

二位不要见怪。她既然不肯招你儿子，我怎么好招你老人家呢？这样吧，你们的救命大恩我也忘不了，我拼着好酒好饭养你们爷儿俩，等我媳妇回心转意，那时再商量。”

张老儿凭空能够每日好酒好饭，自然高兴地答应了；那张驴儿却还气恼不止。他暗暗想道：“这小娘儿们好厉害的脾气！我要是不把你搞到手，也就算不得男子汉了！”

#### 四

张驴儿在蔡婆婆家住了两天，窦娥觉得婆婆做事不成体统，索性连房门也不出。张驴儿见不着窦娥的面，那身泼皮功夫也使不出来了，便暗生一条毒计：先害死蔡婆婆，等剩下窦娥孤身一人，哪怕她不由自己摆布？张驴儿打定主意，就出门去找药舖买毒药。

再说赛卢医自从害命不成，逃回家来，一直心惊肉跳，既怕犯了案来人抓他，又舍不得药舖家当，不肯逃走。这天他正坐在药舖里探头探脑，疑神疑鬼，张驴儿一步跨了进来，把他吓了一跳。他赶忙装着没事儿的样子，问道：“您是来买药，还是要看病？”

“我买药”，张驴儿一边答应着，早认准这医生就是那天要勒死蔡婆婆的赛卢医了。